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百四十三卷目錄

聖人部彙考三

腐

孔子

學行典第一百四十二卷

聖人部彙考三

周二

孔子

按史記孔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也。曰孔叔，叔父字伯思。娶宋淑氏，叔來紇，而顏氏也。曰野合而生，子降於尼，曰得孔子，魯惠公二十一年而卒。孔子生而有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仲尼，母死，乳之，正生處，叔梁紇妻於孔子，為山陽陬鄉栗門。曰孔，孔疑其父害處母之姓也。孔子為兒時，常微傭，俎豆設饌，各食其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稱也。耶人親父，母誦孔子，父善然後往，治孝於防衛所。子嬰經于太師士，與往，遂歸曰李氏。防衛非取焉。也。孔子為是遭孔子年十七，獨大父孟簪子病且死，諶言壽齡。曰孔丘聖人之後，減亡其先祖。弗父何知壽考開國？云金而復貴而而二命。三命益長壽考開國。云金而復貴而而二命。皆備禮而走，不致飲余，餘饋於是，以粥余口。

其恭如是君聞之入之機帥不當世也遂者卒
丘年十好得見其妻歟君即沒其師之及逢子卒
銘子與魯人南宮叔叔往視是歲季武子卒平
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爲魯氏史料量平書爲
司職吏而富審見於是爲司司空也去魯年十
平末魯聞於陳景之問於是爲司空也去魯九尺有
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後世特出是反爲魯南
宮叔叔告魯君曰請與孔子南宮叔之乘車
遂曰一吾子俱速聞問盡見其子去魯去而老
之曰吾聞富貴者人以其財以言人入以言言
不能富貴窮人之之號遂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誅人也博解廣文其好學者發人之惡
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
曰周反於魯平子益益遂歸也魯平公召六卿
復陳來伐諸侯楚靈王兵陳轅中國齊大面近於
魯魯小弱附於是則言恐附於晉於是來伐不備於
齊齊師伐魯魯昭公之十年而平子薨年三十矣
齊魯公嬰娶來通魯魯公同曰孔子曰昔秦穆公
小處其藉何也對曰秦穆公亡其志大處雖辟行
中正身卑五段費之大夫起者之中與諸子日投
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魯魯小矣魯公說孔子
年三十五而平子與師相見於廟遂得罪魯昭公
昭公恥通魯爲高昭子季氏食以通乎魯公後與之魯
亂孔子適齊赴於齊齊威王曰使其後與之魯
師諸樂聞魯音之三日不肉齊人稱之景公
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

[illegible]

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藏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越戰伐朝歌楚聞蔡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年集於陳延而死褚夫賈之石矢夫長尺有咫陳主使仲尼仲尼曰年來遠矣此肅慎之失也昔武王克商適淮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物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賁格失石矢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失分大範度周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難使無忘職故分陳以肅慎失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運更伐陳及吳使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往聞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適齊公叔氏以蒲詳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偃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長實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過難於匡今又過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而而死國其疾痛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過難告出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齊子貢曰盟可貨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衡董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董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豐公曰善然不伐蒲豐公老忘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春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解勝為中年辛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勝呼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說焉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勝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官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漬我豈畏

恥也哉焉能擊而不食孔子擊勢有荷耒而過門者曰吾也哉擊擊乎經經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聖草師稷子十日進師稷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問曰有所極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矍然而長眼如望牛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稷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問黃鳴犢犢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寶鳴犢舜葬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將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則胎殺天則黜絕不至郊郊澤潤漁則乾肥不合陰陽舉毀毀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陳鄭作爲陳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董公問兵陳孔子曰燭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蘧伯玉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陳復命董公辛立孫轅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魏內太子嗣職於戚得虎使太子蒯聵人責難良公三年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於州來以衛太子嗣職在故也夏魯桓桓陳婦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桓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瘳而見魯城慨然嘆曰昔此國幾與矣

以昔得罪於孔子故不與也爾謂其康子曰我即死者必相魯魯必召仲尼復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故仲尼之節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將爲諸侯笑矣用之不終將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以必召冉求於是使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歸子歸子吾黨之小子往聞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適齊公叔氏以蒲詳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偃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長實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過難於匡今又過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而而死國其疾痛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過難告出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齊子貢曰盟可貨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衡董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董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豐公曰善然不伐蒲豐公老忘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春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解勝為中年辛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勝呼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說焉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勝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官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漬我豈畏

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欺吾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姑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及也曰顏淵喟然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而不可測焉在後夫子備嘗艱辛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幾由也已蓬蒿人童子曰太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孰執乎執乎我執御矣年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得大野叔孫氏車子鉅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雉不出書吾已矣大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嗚呼然矣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真仲夷過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學弗君子病疾世而不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與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陵土之會貴名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通當世說假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闢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應訟文辭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奉制舉刺則前古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非丘者亦以春秋明微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員杖投

蓬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折吾人墓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及我殯於東階兩門人於西階墮人兩柱間作墓乎墓生實兩柱之間予始於人也後七日卒孔子曰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諱之曰丘年七十三不葬不葬也一俾并余一人以在位贊贊余在哉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于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怨失志爲辱失所爲怨生不能用死而諫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舉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哭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子墓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孔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家孔子家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十內後世因廟祀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孔子生隱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無子似字子思年六十二當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年四十七子年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慎年四十六子京生寧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子慎爲魏相子慎生衍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第弟子年五十七爲孝惠皇帝博士遷於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慎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成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卒安國生印中生轅

賢稱以爲學子學對曰不可彼洛水自顧不可以救下好樂縱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違事不可守雖厚封祿民食國入義道義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輕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於服也於容不可以道樂而矜百姓自大賢之減則室之卑也成侯加多而民行益遠樂繁生而世道衰今孔丘爲聖樂以倍世節欲歟舞舞以聚徒繁登陸之禮趨趨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儉世勞思不可以補民衆善不能奪其教當年不能奪其禮禮財不能補其衆繁飾邪術以亂君臣廢聖樂以淫亂其民也不可以示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育民也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罰其教豈不問其違仲尼道行仲尼之爲尼居公面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晏則死之世民也不雖其行不違其過不能自止也樂聞之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爲難難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聖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二公事一君者不顧焉今未見愛之行而非其順也聖聞之君子獨立不懼干影獨處不懼子鳴孔子投物則影不自以爲尋影陳蔡影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齊人非非斤斧山人之非謂若也出之其口不知其知也若吾言而貴之全吾望也楚之仲尼聞之曰語也吾言發十還不可止於還也行於身不可掩於外也吾猶環晏子而中夫人之道是罪幾矣丘聞君子遠人以爲友不及以爲鄰小丘者於夫子道之是吾師

也因幸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仲尼相魯魯公患之謂晏子曰魯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其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雖而不聽必強而有齊君勿納也夫桓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魯之齊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按莊子人間世篇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重乎遠若燕民其無知矣回書聞之天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衛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幾乎仲尼曰君若始往而刑耳夫過不欲獲雖則多則獲雖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薄而知之所爲出乎故德薄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一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紅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美也命之曰鄙人鄙人者人必反爾之若殆鄙人爾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若者唯無詔王公必將棄人而顧其捷而目將榮之而色將小之口將營之若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損始無窮若始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伯上之民以下撻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共修以撻之是奸名者也昔者堯及禹校有數

禹攻有扈國爲虐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足皆求名實者也而面而不聞之名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實者聖人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諫我來顏曰雖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德過可未以陽爲充孔楊未嘗不常人之所不違因衆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新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就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贊其將就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新乎而人善之斷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鼓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固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謹雖固亦無非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歸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審乎庸隨若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德夫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審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曰心齋則心齋仲尼曰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止於得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自吾問也也得使之也未有知也則謂虛乎乎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真者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無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逆易無行地雖爲人使易以僞

爲大使難以僞聞以有異者矣夫未聞以無異者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雖彼聞者感聖人曰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適而外於心知見謂將來害而見人乎是萬物之化也身爲之所止也伏幾几几之所行終而况敢聖者乎梁公于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魯之待使者蓋將甚歡而不意臣之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懼之卜書諸請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備成事若不成功必有人道之患難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功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飢而後不厭暑無欲清之人今吾期受命而飲水我其內然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謂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乎其有以諫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命也其一養也一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者我無過而君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大戒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覺施予不難而樂之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其行其情而忘其身而至於悅生而忘死夫士其行可矣士其行復以所聞而相見以信復則必忠之以言必成德之天傳兩善兩惡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爾言必多從矣言兩善必多從惡之言凡言之類也若無則其信之也難矣則傳言者幾故法言曰得其實常無得其實言則幾乎且日以巧力者始乎陽常平陰終若則多奇巧以矇

退

[illegible]

沒人謂未見孔兄者便疑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處仲尼兄之華游者數能忘老也若乃大父之未耆見仲尼兄之華游也也彼視顧若陵親弟之孺猶其非却也豈謂其方陳乎前而不待入其金容注而不厭以爲姑且以釣鈞者乎博以黃金注者磨其巧一也而有於利則求外也外以重者內擲孔子觀於陳縣水一川決漢汝四千里顧應魚鰓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浴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數輩渡之數百步而出縱髮行頭而游於澗下孔子從乎曰吾以爲鬼髮人則也請問澗水之深從乎曰亡吾無道吾知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衆俱與俱而借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吾生時也也孔子曰何謂知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所馳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也

水不備孔子關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太公任往乎曰子幾死乎曰然子幾死乎曰然任曰吾嘗聞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意其爲鳥也鶩鶩鶩鶩似鶩能引援而飛鶩鶩而獲遂不敢爲前遂不敢爲後卒不敢食必取其諸是故其行井然不亂而外人卒不得害以是免於患患先昭乎甘井九石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天成人之曰曰伐者無功功成者不居居行得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於此往則違損勞不爲功名是故無功之人亦無賞焉

不聞子何貴哉孔子曰吾欲辭其父交去其妻子

過於此者，夫悲憫金柁入獄，不亂舉人鳥不亂行，鳥獸不亂走，人乎此乎！因于桑柘曰：吾見其於飢餓，伐樹於未絕，而金柁於商周曰：臣既至於飢餓，此數賊滅文公，遂往友舍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痛不聞也。人與鳥同寒，千金之贖貨，亦而趨成也。爲其相與赤子之布，寒衣爲其黑而赤子之罪多矣。桑子金也，義與赤子而趨何也？林同曰：彼以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歸患害相乘也。以天屬者，迫窮歸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乘，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無故以合者，無故以離。子尼曰：敬聞矣。奚徐行，行律而歸，終年書書，弟子無把於前，其愛益加焉。

子尼嘗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操櫓，右執轡，然而歌。蔡氏之風有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不聲與人聲，然有當於人之心，頤頤拱拱，還目而望之，仲尼見其廣，已而遭大也，已而遭哀也。而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受天損易，仲尼一也。夫乞之者，其誰乎？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偶遇寒暑，野性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乞之與遇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乞之而況乎？可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也？仲尼曰：始用四達，貨祿並至，而不竊物之所利，乃己也。我吾命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君者，取之何哉？故曰：鳥其知於鵠鵠之所不害，處不檢脫，處焉其實，處之而忘其畏人也。化其萬物而社稷者，何謂無益於而非其長也？而化其萬物而不知其

解之者焉知其所以然哉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大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蓋人星於地而地星於天也田子方謂伯也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

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闇於知人心也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吾見我今也又見我我必是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歡何邪曰吾聞告人而欺

其僕曰見之客也必死而欺何邪曰吾聞告人而欺中蘭之民明乎禮義而闇乎知人心甘之見我者遂退一歲一歲從容若一若龍一若虎其謀我也似子其退我也似父是以嘆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若人者見溫伯雪子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人者目擊而道之矣亦不可以言變矣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亦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亦馳

夫子亦奔趨馳逐而回視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亦步亦步也夫子亦言言也夫子亦趨亦趨也夫子亦馳亦馳也夫子亦言言也夫子亦趨亦趨也及奔逐馳逐而回視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經而自歸若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恐不可不察也夫食其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死之日

出東方而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足有聲有得而後成功出則行是入則以萬物亦然有得而後死有得而後生一受其成死而不化以待變致物而動日夜無懈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其形如命不能變乎其前以是日但告終身與故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哉故知者吾所以者也後已憂矣而

汝求之以爲有是求也故於唐肆也告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然則汝爲樂也焉雖忘乎故吾豈有不忘者存孔子曰老聃新沐方將洗髮而乾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敢與君信然也向者先生形體猶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自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固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蕭蕭至陽赫赫蕭蕭出乎太赫赫赫乎地兩者交

運咸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胡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我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矣至矣也得天而遊乎至矣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戴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

胃次夫天下者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而焉則四支百體皆爲應福而生終始皆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不得其應福之所介乎衆謀若若衆泥塗却身貴於謀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物也無爲而自自然矣

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智雖難與微夫子之智吾獲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知北遊焉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

聃曰女齊疏竊而心遠望而精神招聚而知夫道自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能略大昭昭乎子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生又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生於此者無此其往無旋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遷於此者無此其思慮

物達耳目聰明其用之不勞其應物無方之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要聖人已斷之矣若夫公之而不必容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始殆也運轉萬物而不墮周君子之道從其外處萬物皆往資焉而不

應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閒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鳴萬物也雖有畜天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矣足以爲萬物之是非果哉有道人倫難離所以相善聖人遺之而不違遇王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遇帝之所與已注然於然屋不出焉油然於然屋不入焉已化而

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之解其天洩隨其天委紛乎宛乎魂魄將生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知也非若生之所解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微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默此之謂大得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嘗聞也知何邪仲尼曰古者今也再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嘗有天地可知乎子曰可也猶今也昔日吾始於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言之昭然也神者先文之

理學編年行典第一百四十三卷聖人部

第六〇九篇 之〇六 篇

之〇六 篇

之〇六 篇

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抑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幾矣不以先生死不以死先生先生有待於世者有所一體有天地生者物非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嘗其有物也嘗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將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蓋謂開于仲尼曰問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同教同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稱華氏之圖黃帝之圖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吾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證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卑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迷然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知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爲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官至爲爲爲知之所知則淺矣徐無鬼謂仲尼之楚是王闢之孫叔敖執轡而立市南互倍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曰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宋之書言於此乎言之市南互倍拜耳而南來之雞解條枚散甘糞棄羽而野人投兵丘願有陳三尺夜之謂不遇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則謂孔子之楚是爲於陳立之樂其鄰有大夫妻妾登樓者于路曰是後殺何爲者仲尼曰是聖人也也是自理於民自處於時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運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陳

沈者也是其市南互倍拜于路謂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且丘爲必使楚主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使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使人也蓋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仲尼問於太史大政伯常壽稱曰夫衛靈公飲酒遊樂不聽國家之政伯常壽也夫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政曰是因是也伯常壽曰大靈公有妻三子同淫而浴史鮒奉御而進所搏擊而扶翼其博者彼之甚也賢人若此其庸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稱壽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旬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遇其子靈公等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入矣之二人何足以議之外物者老萊子之弟子出遊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下而後耳視若瞽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名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故躬於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招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果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靈柩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警終身之讓中民之行造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也而非樂之不若忘而閉其所養反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雖難以典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教爲終於爾讓子篇孔子謂顏回曰同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曰不願仕問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結廬數畧足以自娛所學夫

子之運者足以自樂也問不願仕孔子欣然變容曰善哉問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自損自累也妻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福之久矣今於爾而後見之爲之得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顏也甚憊而往欲於室頤回釋菜子路言其相與曰夫子再逐於魯則逐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則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窮夫子者無辜豈欲殺夫子者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人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名而來吾謂之子路子貢入于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問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適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自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朗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手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非窮通也道善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盜跖從季九千夫橫行天下侵暴諸侯入室掘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而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察先祖所遺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不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語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語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下弟兄之親矣今先生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語其子爲人

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誨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將齊余之何哉且距之高人也心如涌泉思如飄風強是以臣敢附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身人以言先生志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駁子貢為右在見盜跖盜跖乃休卒使太山之陽斷人斯而後亡天下事而前賢誦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商戰奔拜謁者謂者人運盜跖聞之大怒曰知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太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耶為我告之爾作言逆詐妄諛文武冠袂木之冠帶死生之寶多辭謬說不辨而食不繼而太據臂鼓舌擢生是以遂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及其本妄作孝弟而微仲於封侯爵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而吾所以所食重備之勝孔子復還曰丘得幸於手願垂屨下謁者復還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席席及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翼其足素劍刺交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二德生則生造吾心則交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二德也而長大美好無雙長長長見而肯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猛果敢聖聖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而而獨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二寸面目有光顏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忠臣臣請南使越北使齊魯使宋衛國使魯使楚為將軍進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侯侯天下更知能兵休卒收養昆弟共榮九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明大可以利而誅以言者若愚陋

懷民之謂仁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德也且雖不吾善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害我以大城兼民是欲規我以天下而臣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王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疆鍾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倉廩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安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燔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席起則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廬廬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堯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暴暴湯武以來吾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寧天下之辭以教後世繼水淺帶鳴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盜跖大於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丘能止暴然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遺於衛東門之上是于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上聖人則則再延於衛制處於衛窮於齊聞於陳蔡不露身於天下子教子路這此愚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子之道豈是貴邦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不能全德而敗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孝不孝禹偏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英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執論之言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

士伯與叔齊魯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與叔齊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欲溺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龍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亡去抱木而死死與女子期於桑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木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陳大流來機檻而亡者皆無名輕死不念本義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仇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臣之所以說我者若我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吾嘗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上之精曰欲親吾父欲聽聲曰欲飲味志欲飲人上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禍滅死患欲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終終無異顯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樂其壽命者非通達者也丘之所言皆貴之所棄也去去走歸無復言子之道往狂浪浪巧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愛足論說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慷慨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聞終數日不見車馬有行得微往見耶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路得無道哉若爾前乎孔子曰然上所謂無道而自災也疾走料虎頭觸虎後遂不免此口哉

適父衛孔子還乎權權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讓魯孔子終終致其秦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

驛舊文曰被髮櫛行原以上距踵而正左手據膝右手持頭以應前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曰當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曰張氏也孔子曰氏者何也子路未應子貢曰曰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無嫌棄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長以判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士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運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愛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鳴呼哉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遺報孔子孔子推舉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澤林等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肯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陰鳴之言以卒相立也客曰噫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而足歸衣食不足微賦不屬齊相應固天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自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止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矣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復留而足歸衣食不足微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罷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濟白晝下荒怠功美不有辭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會不顧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權相擅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困人倫不傷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

衛建康人倫以化齊民不獲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惡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非其之類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據是非而言謂之諂好言人之惡謂之諛折交離親謂之諛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譽不擇善否兩容俱適倫拔其所欲謂之諛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諛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遺事使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惡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惡而始可教己孔子慨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迷於魯則迷於衛伐樹於宋則而數再拜而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誘者何也客憮然笑曰甚矣子之難悟也有有異影惡離身自以爲尚遠疾走不休絕力而從不知虛陰以休影處帶以息遠惡亦甚矣子之善仁義之聞察同異之察觀動靜之變通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終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懷守其真遠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慨然曰請問何謂異者曰異者精誠之至也不精誠不能動人故得異者雖忠不哀誠怒者雖嚴不威強顏者雖笑不和和與惡無異而哀是以黃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貪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思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悲哀思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甚矣事親以適不諱所以矣飲酒適不遠其具矣處喪以

哀無問其體矣矜者世俗之所爲也異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智貴真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能惜故子早灌於人偶而視聞大過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取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於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德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客去子矣乃刺船而去蘓蘇聞顏淵還車子路投綆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首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過人如此其威也駕乘之王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體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竿逆立而夫子曲要發折再拜而應得無大於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此得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聞矣而機觸之心至今未去退吾語汝汝過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傷身傷物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由出機機之且道吾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道之則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到御寇儒駕公問於顏淵曰吾以仲尼爲萬民幹諸其有幾乎曰殆哉堯乎仲尼方且飾躬而盡從事華辭以志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幸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安汝與子願與讓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

始也死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蠲雖以事商
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處
也賈人之離外刑者金不訛之離內刑者除傷食之
夫受乎外內之刑者唯與人能之孔子曰凡人心險
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秋冬夏日暮之期人者
厚我深情故有親恩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顧懷而進
有堅而親有緣而針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
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居而觀其信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飾之以酒
而觀其則雖之以處而觀其色凡微至不肖人待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百四十四卷目錄

聖人部彙考四

周三

孔子二

學行典第一百四十四卷

聖人部彙考四

周三

孔子二

按劍子天瑞篇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記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林樂年且百歲於春被裘拾遺獲於故時並載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受可與言者試往訊之予貢請行遂之隱居而之而嘆曰先生博不悔乎而行欲捨林樂年不留欲不較乎貢仰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予貢曰先生少不動行長不說詩老無妻子死將往至亦有何樂而捨他行歟乎林樂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

少不勤行長不說詩故能若若此老無妻子死則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樂曰死之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後故我知其不相若也吾又安知無善而生非感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於之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遂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矣然然獲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理其墳墓如也卒如也墳如也渴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皆知生之樂未知生之善知老之德未知老之供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仲尼與仲尼問居子貢人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而問同返舉而歌孔子問之果何人同入問曰若奚獨樂也曰夫子乘魯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同所以樂也孔子慨然有問曰右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語以今言為正也汝汝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吾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己變離於心禮樂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蓋吾修詩者止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國而已而樂之君臣民又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遠此退不行一國富年共知天下以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求之之方此聖天知命者之所憂難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與

樂異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愛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樂之有乎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曰不殫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之乃反丘西歌歌福善終日不輟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形乎叔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教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九倉子者得斯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九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九倉子曰傳之者我未能聽不用耳目不能易目之謂之侯曰此增異夫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九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賢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亂不亂而亡信不信而自行薄乎乎民無能名焉心計曰孔丘欺我故我反問孔子曰國人太宰然然心計曰孔丘欺我故我反問孔子曰國人之人人若若子曰曰仁之仁賢於丘也子曰子貢之為人